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 引进与诠释不是照搬国外的东西, 应该生成自己的观点或者思想。郭莉敏将指称关系的含盖范围由外在物理世界扩展到文学艺术虚构世界。黄碧蓉通过详实考证“钓鱼岛”的名与实, 研究名称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谢群则从方法论出发, 比较研究康德与维特根斯坦与语言哲学相关的思想。3位作者从不同维度出发, 批判性引进和诠释国外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方法, 并且具有自己的思想, 值得提倡。

## “虚构现实”中的指称问题分析

郭莉敏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指称是对语言表达式与语言外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直接实现形式。在描述语言单位与语言外现实的相互关系时必须注意到, 不仅是现实世界才可能作为这种语言外现实, 一些想象的现实, 如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世界, 一旦产生, 也可以划归语言外的现实。在“虚构现实”中, 与艺术作品内容相关的逻辑和指称的关系以及指称特点同样需要得到相应的研究。

关键词: 指称; 真值; 文艺作品; 虚构现实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2)06-0014-5

### An Analysis of the Referential Problems in Virtual Reality

Guo Li-mi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Reference is a direct realization form between 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the external world. In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unit and the external reality, it must be noted that not only the real world, but the reality of some imagination, such as the fictitious world in works of art, can also be external re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and reference which is relevant to the content of works of art, and its referential properties should be equally studied in virtual reality.

**Key words:** reference; true value; works of art; virtual reality

#### 1 引言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作品”概念消失, 而“文本”概念无所不在。传统观念认为, “文本”与“作品”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对立, “文本”必然走向“作品”, 后者是前者的归宿。然而, 在结构主义文论兴起之后, 出于研究兴趣和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 代表价值体系的作品被置于边缘, 而原来处于边缘的“文本”则成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后结构主义重新强调文学的实践和价值, 但却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 坚持从“作品”走向“文本”, 此时的文本不再是具体的书写产物, 而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 在新的空间中对语义进行分配, 拒绝任何固定的话语秩序。从“作品”到“文本”, 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转换, 而是后现代文论发育进

程中的一个重大标记, 是表征文学观念由现代向后现代流变轨迹上的一个重大印记。

用“作品”指称文艺作品, 意味着作品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整体; 用“文本”指称文艺作品, 意味着作品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整体, 而是一个到处都是空白的虚实结合体, 实的部分是自足的, 虚的部分是不自足的。在作品理论中, 实际上也感受到作品是虚实结合体, 但认为“虚”本身是由实包含和决定的, 因此“虚”是不重要的; 在文本理论中, “虚”的重要性极大地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是, “虚”的部分不是由作品的“实”来完成的, 而是由作品之外的读者来完成的。在文本理论中, 文本是作品的一个基础。从文本到作品, 是通过读者来完成的。

应该说, 从作品到文本, 是把文艺作品的基础建立在

语言哲学的认识模式之上,这就意味着可以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更好地解读文艺作品。

## 2 文艺作品的真值

“语言本身不是简单的现实,而是任意一种现实存在,其中包括假设的或者虚假的,甚至是故意歪曲、随意杜撰出来的现实。”(Шмелёв 2002: 35) 总之,对于语言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外部世界的某个言语片段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而是能否在特有语言手段的帮助下指出这个“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对应关系。因此,对于语言学家而言的现实,是说话人遇到的并被当成真实的现实。

目前,文艺作品的逻辑与指称态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借助于假设某种“现实”,也即文艺作品的虚构世界。“福尔摩斯这个活生生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为假,或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关于福尔摩斯小说的世界中却为真。因此,为了评判这类真值,可以认为这类语句暗含以下预设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或者“在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世界中……”等等。通常这些预设条件无须表达出来,但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对语境、内容与合理性的分析能够解决多义性问题。

然而,上述方法并未解决所有与虚构世界指称相关的难题。首先,任何语篇都不可能完全表现相关世界的所有特性,通过对世界的观察所获取的资料能够弥补多少不足的信息,也不甚清楚。例如,以俄语父称规则为基础,是否可以确定,《癌病房》中科斯托格洛托夫(Олег Филимонович Костоготов)父亲的名字为 Филимон? 鲁德涅夫(Вадим Руднев)所说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中的“虚伪性”有什么根据? 这部长篇巨著的剧情因此也都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吗?

谁能够判断文艺作品虚构世界的真值? 是否可以认定作者是最高的评判者? 在《癌病房》第一次出版后,许多读者都认为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去世是小说的结局,后来才了解到这个结论不符合作者索尔仁尼琴的构思。但是,如果语篇就是为这样的结局提供了根据,那么违背作者意图是否就是错误的判断呢?

## 3 虚构与交际

解决类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从交际的观点出发对文艺作品进行描述。在所研究的可能世界的集合中,相应的文学虚构作为可信的事实进行叙述,并且区分出在最小程度上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的子集。在每个可能世界中为真的观点都被认为“在这个文学作品的世界中”也为真。正因为如此,在“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世界中”,可以说“福尔摩斯不是长了三个鼻孔”,“他穿着内衣”为真,尽管这种表述并未明确显现出来。某些真值

判断在不同的可能世界的子集中是不同的,因此某些判断在文艺作品的世界中并不具有真值意义,比如关于福尔摩斯头发数量的判断就没有真值意义。

在文艺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指称,其依托的虚构世界并不存在,也不依赖于交际而存在,而是由文艺文本自身产生,因此与程式性言语行为相近。程式性言语行为与一般性言语行为相同,都是由于说出这个事实本身而为真,但与一般性言语行为不同的是,程式性言语行为并非自相所指,其命题内容与某个一般性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一致。因此,语句 *Объявляю вас мужем и женою* 是一般性言语行为,而语句 *С э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вы становитесь мужем и женою* 则是程式性言语行为。

正如在每一个实现程式性言语行为的活动中,相应现实都会重新产生一样,在对该文本的每一个新的行为进行阅读时,文艺文本的虚构世界也会重新产生。读者实际上并非与言语接收者相近,而是与实现程式性言语活动的说话人相近,尽管在程式性说法的情况下,说话人也并不是相应文本的作者。在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理解中所产生的世界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可能一个读过《癌病房》的读者认为科斯托格洛托夫死了,而另一个则不这样认为。讨论有关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问题,无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个从对文艺作品行为的理解中抽象出来的“现实”都是不存在的。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应该搞清楚:什么样的理解才符合作者构思。

因此,对文艺文本特有的“受话人交际权”的违反不再看成对正常交际规则的偏离。例如,在没有摹状词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到的人物通过代词或专名来表示。反之,对于人物引言规则的完全遵循,则理解为特殊的文学手段,最大程度上与“正常的”交际行为文本接近,比如口语叙述。试比较: *Жил был юноша. Он был добрый. Звали его Женя.*

在分析文艺文本时,与作者形象相比,信息发送者、叙述者或程式化主人公的虚构形象尤为重要,对这一点早有共识。避免把虚构受话人或文本受话人与读者混为一谈,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分析某些报刊文学题材时,引入了“внутритекстовой адресат”(文本内受话人)这样一个概念,因此在选择文本交际的重要语言单位时应该首先考虑虚构受话人,有时虚构受话人的存在源于文本的建立,比如在“书信”体裁或包含某些外围叙述的叙述中。在其他情况下确定虚构受话人需要专门的分析,因为言语行为的交际面首先在指称范畴的选择中反映出来,这样的分析应该首先考虑使用指称标记。

## 4 指称标记的文学作用

### 4.1 针对受话人的未预设性话语

为表示话语第一次出现的人物而使用语用确定性标

记,也即不带摹状词的人称代词或专名。这种情况的直接根据是,听话人已知其所指。因此,话语是针对已经熟悉情况的听话人而设立的,而为了理解语篇,读者必须想象一个人,这个人是已经对相应人物有所了解的人。换言之,产生了“针对听话人的未预设性话语的幻想”(Федосюк 1989: 29)。此外,人称代词的使用要求所指处于听话人视野的中心,也即要么在前文被直接提及,要么在交际情境中已经出现,也可能仅仅在交际参与者的思维中出现。所以,在使用没有先导词——人称代词时,要求听话人处于中心地位,这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学效果。

然而,在文艺文本中使用没有先导话语的语用确定性标记,其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文学效果之一就是“同时出场”效果、“自相受话”效果以及为“少数人”所预设的效果。

在表示“同时出场”时,所描述的画面似乎在言语发生的时刻就直接处于交际参与者的共同视野中。时间层面也是如此,比如使用“具有表现力的现在时”,并常常使用描述现实情境的“情节式”类谓词: белеть, краснеть, зеленеть 等。在这种情境中,说话人描述自己。言语听话人了解所表达对象物的那些信息,发话人与听话人的交际对立因而被消除。使用说话人和听话人已知所指的语用确定性指示标记及带有“说话人和听话人未知”意义的“个人不确定性”标记是合适的。比如,在茨维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的诗歌《Стихи к Блоку》中,第 7 段开头的句子是 Должно быть — за той рощей / Деревня, где я жила。以下情况同样能够使用上述代词:

Как были те выходы в степь хороши!  
Безбрежная степь, как марина.  
Вдыхает ковыль, шуршат мураши,  
И плавают плач комариный.

Стога с облаками построились в цепь  
И гаснут, вулкан на вулкане.  
Примолкла и взмокла безбрежная степь,  
Колёблёт, относит, толкает. (Пастернак).

反之,如果出现发话人与听话人都对情况有所熟悉的对立指称标记(如引言标记),那么这恰恰证明语篇是手段,而不是表现抒情描述的特点。这种指称标记的使用,也即与动词的体貌和时态形式同时使用,可以作为与抒情描述不同的形式特征,而且在语篇中还可以发现,指称标记常常用作从一个区间向另一个区间的转换符号。这种转换可能也伴随着时间层面的变化。谢达科娃(Ольга Седакова)的“Смелый рыбак /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есня”作为例子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在“自相受话”(автоадресация)的情况下,发话人与听话人在“同时出场”时的那种对立将不复存在,在此可以使

用交际参与者对于信息的熟悉程度非对立的指称标记。在布宁(И. А. Бунин)许多早期的小说中,剧情的发展并非通过事件而是通过作者对事件的理解来实现。在给予自身“回忆”的语篇中,不需要介绍剧中人物,因为任何一个叙述者已知的对象物,对于听话人而言也同样已知。

扎伊采夫(Б. Зайцев)的许多早期小说都是在发生过的事件背景下描写主人公的思想、感受及体验,描写常常也在现在时层面上进行。作为小说抒情主体的主人公,通常是在没有专门引言的情况下“自内向外”进行描述,直接用姓名予以称呼,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形式。此外,在小说文本中往往使用的都是非照应替代意义的指示代词。在这种情况下,语篇理解为针对出现在眼前的、具有所描述情境的听话人,所以可以使用纯粹的指示代词,取得“同时出场”的效果。或者像主人公一样,记得所描述事件中听话人的话语,指示代词的使用因而依赖“回忆部分”的一致性。

在针对“少数人”的语篇中,说话人与听话人无法形成同一关系,但语篇针对的却是清楚已知的、所描述的现实中的的人群,发话人与听话人对信息的熟悉程度在此又是相同的。比如,在所谓的“世俗故事”中,发话对象可能是沙龙的听众或者“共同的熟人”。有研究者指出,“世俗故事”的特点表现在“关于交谈者已知对象的毫不拘束的谈话口吻、引用典故的游戏、针对共同熟人的暗语”(Немзер 1983b: 11-12),听话人“应该没有得到新信息,但却能辨认出熟人”(Немзер 1983a: 9)。

#### 4.2 两种类型的“未尽之言”

在针对“少数人”的语篇中,总体上可以使用“同时出场”和“自相受话”情况下的指称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文学载体却有所不同。勃洛克(А. А. Блок)和阿赫玛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在其诗歌中对指称标记的使用实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勃洛克的抒情诗中大量出现带-то的不定代词,用以制造神秘和未充分表达的气氛以及发挥对象物不可称名性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经常看到通过指示代词实现“非指称客体”的类似功能。语用上的确定(人称或指示)代词和带-то的不定代词也常常出现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这些标记的使用效果大致相同,给人以未完成、双重性、未尽说及半吞半吐的感觉。(Виноградов 1976: 440)阿赫玛托娃常常避免使用对象物的直接名称,而用隐晦的描述代替专名,用代词代替直接摹状词。勃洛克同样也喜欢在表示所指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不确定性,从而“回避专名”(Молок 1986: 7)。

不过,在“未尽之言”中,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在对对象物不可称名性上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勃洛克的抒情描写以“同时出场”的效果为基础,“未尽之言”及隐秘性常常与对对象物的未知性或不确定理解有关,因而“未尽之

言”与带-то代词的用法一致。例如: Я увидел на темной стене чьи-то чёрные очи; Чей-то обманчивый голос поёт; Где-то светло и глубоко неба открылся клочок; Кто-то шепчет и смеётся сквозь лазоревый туман; Чьи-то крадутся лучи, что-то в сердце зазвучало; Кто-то с Богом шепчется у святой иконы; Там в поле бродит, плачет кто-то; Недвижный кто-то, чёрный кто-то людей считает в тишине; Кто-то зовёт серебристой трубой; Кто-то бежит озаренной дорогой; Кто-то шёл по лестнице, считая ступени; Какие-то искры, каких-то снежинок неверный полёт; И какие-то печали издали... И какие-то за мысом паруса. И какие-то над морем голоса; Сердце, видишь: кто-то подал тайный знак рукой; Были верны наши кони, кто-то белый помогал; 等等。使用包括指示代词在内的语用确定性标记,要求对象物必须处在视野之中,对指称的说明不要求任何以历史文献或传记资料为依据的专门解释,甚至即使在这种解释可能存在的情况下,其必要性也不能由语篇本身规定。(Молок 1986: 10-11)

与此对立的是,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所谓“不确定的确定性”(Цивьян 1979: 350)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密码化”,对指称的解释应该以了解某种历史文化现实为依托,语篇针对的是对其中人物的理解。例如,代词 он 用来指称勃洛克,源自对其诗歌的了解: Он прав — опять фонарь, аптека... Это он в переполненном зале / Слал ту чёрную розу в бокале. 这种解释有时颇为复杂,因为其中包含的是不明显的用典,暗示某种传记事实,等等。在类似情况下,所指的“已知性”是听话人了解“少数人”固有特征的结果。比如,存在专门用来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进行指称性解释的作品,并且形成相应的“少数人语义”。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主要的言语形式就是直接称呼‘爱人’,使用直接称呼亲密朋友的形式,这是私人‘日记’的形式,等等”(Виноградов 1976: 444)。正是因为针对“小部分人”或“自相受话”,而不是针对“同时出场”,所有的“已知性”受到制约。阿赫玛托娃将带有语用确定性意义的代词不仅用于抒情描写,也用于抒情叙述。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在这一方面与“世俗故事”和“日记体”散文相似,都是通过相同的语用确定性标记这种语言手段达到相应效果。

诗歌《Немного географии》可以作为指称密码化研究的范例(Цивьян 1979: 351):

Не столице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 первым призом за красоту —  
Душной ссылкой енисейской,  
Пересадкою на Читу,  
На Ишим, на Иргиз безводный,

На прославленный Атбасар,  
Пересылкою в лагерь Свободный,  
В трупный запах прогнивших нар, —  
Показался мне город этот  
Этой полночью голубой,  
Он, воспетый первым поэтом,  
Нами грешными, — и тобой.

诗中所有的地理学名称都不是直接名称,而多半是同一个现实的编码方式,用双关语 город этот, первый поэт, мы грешные, ты 来代替专名: Ленинград, Пушкин, Ахматов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指称含混是阿赫玛托娃许多诗歌的特点。确定这些诗歌中所指的障碍处于卡罗尔(Lewis Carroll)纯符号学试验的边缘。其中,这与诗歌《В Зазеркалье》有关,其名称本身就参考了卡罗尔的作品:

Красотка очень молода,  
Но не из нашего столетья,  
Вдвоём нам не бывать — та, третья,  
Нас не оставит никогда.  
Ты подвигаешь кресло ей,  
Я щедро с ней делюсь цветами...  
Что делаем — не знаем сами,  
...

正是在阿赫玛托娃和卡罗尔指称试验形式相同的背景下,这些试验的不同效果得到学界特别注意。对于卡罗尔而言,试验本身是有趣的,有点像语言游戏。而阿赫玛托娃则解决了诗歌内容上的问题,结果是“这类神秘的不确定性最终也未被说清楚,来自于未表达的,但却是模糊的猜测或预感的想法,从而产生感情印象的俏皮话就是建立这一基础之上”(Цивьян 1979: 361)。

因此,如果勃洛克的“未尽之言”要求未知性和神秘性,那么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里“未尽之言”则是密码化的同义用语,读者应该破译出其含义。无独有偶,当有定与无定之间的界限以异常方式被消除时,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中都出现指示代词和带-то代词的平行使用。不过,此时勃洛克使用的结果通常是无定的,例如勃洛克常使用 где-то там,而阿赫玛托娃的使用结果则是“密码化的有定”,例如 тот какой-то шестнадцатый год.

## 5 结束语

在文艺文本的解释过程中,对交际态的发现至关重要,其本身与文本中指称标记的使用密切相关。在文艺文本中,这些标记的意义及交际作用与在其他类型文本的使用中并无区别。文艺文本使用的是最普通的语言工具,其特点是由自身产生的虚构世界判断的特殊真值态所确定的,在文学或非文学话语中使用相同的语言工具

会形成不同的效果。就如同我们在谈到自己的熟人时,在没有引言的情况下就直呼其名,丝毫不关心受话人是否知道名称的所有者。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我们误以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的熟人,或者我们忽视了受话人的交际权利。文艺文本在没有引言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人物专名,表面上看,似乎是对读者交际权利的忽视,实际上却是一个标记,文本根据自身的形式构造针对的不是读者,而是对相应人物而言所熟知的虚构受话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文本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叙述完全不同。历史文献可能并不提供有关现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的某些信息,正如柯南·道尔并没有交代有关福尔摩斯的所有情况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间接思考重构有关历史人物的不足信息。现实世界的不足信息态与文学虚构世界的不足信息态完全不同。如果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不足,我们在检验重建结果之后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其中缺乏的信息,当然,我们也可能永远都无法获得。而对于确定虚构世界的真值而言,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文艺文本,因为抽象的真值不可能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基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活动。

#### 参考文献

-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蔡曙山. 语言、逻辑与认知: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论集[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华 劭. 语言经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内尔森. 命名和指称:语词与对象的关联[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 隋 然. 现代俄语语义及语用若干问题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沃尔夫.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 叶 闯. 语言·意义·指称:自主的意义与实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张 法.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 张绍杰.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郑杭生,魏金声.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 [J].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1981(4).
- Булыгина Т. В.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ипологии предикат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A].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C]. М.: Наука,1982.
-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 поэзии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A].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C].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1976.
- Гак В. Г. Повторная номинация и её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M]. М.: Наука,1972.
- Молок Ю. А. Поэт города — город поэта. Блок А. А. Город [M]. М.: Наука,1986.
- Немзер 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озиция В. А. Соллогуба (1830 — 1840-е гг.):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Z]. М.,1983.
- Немзер А. С. Проза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ллогуба. Соллогуб В. А. Избранная проза [Z].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83.
- Соколова Л. А.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убъект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в поэтике А. Блока. Образное слово А. Блока [M]. М.: Наука,1980.
- Федосюк М. Ю. Имплицитная предикация в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окт. филол. наук [Z]. М.,1989.
- Цивьян Т. В. Наблюдения над категорией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поэтическом тексте. Категор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M]. М.: Наука,1979.
- Чепкина Э. В. Внутритекстовые автор и адресат газетного текста: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Z].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3.
- Lewis, D. Truth in Fiction [A]. Lewis 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C]. Oxford: Basil Bl.,1983.
- Searle, J. 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Indianapol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收稿日期:2012-04-13

【责任编辑 李洪儒】